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 當代論壇

## ★第二期目錄★

- 羅邱會談後的太平洋形勢……龔德柏
- 北非盟軍大捷之意義與今後盟軍採取之行動……劉道誠
- 論科學的專研與政治的借鑑……吳其昌
- 戰後和平與中國文化(續)……蕭一山
- 從歷史上看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蕭谷林
- 坐井觀天錄……劉英士

## 羅邱會談後的太平洋形勢

龔德柏

吳相邱吉爾，第四次訪美，與羅斯福大總統會作多次之長談，雙方已經成立協議，關於全部戰略，當然有詳細之決定。五月二十五日，羅邱聯合招待新聞記者，由邱氏發表談話，聲明「余與羅斯福總統已就太平洋上加強作戰之問題，成立健全與圓滿之結論。……聯合國家必能以同等之兵力，對日本及歐洲兩戰場作戰」云云。是羅邱這次決定的戰略，不是歐洲第一，而是東西併重。我現在就將來太平洋的形勢，加以討論。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許多評論家，都對美國嚴厲指摘，何以對太平洋始終無所動作，而讓倭寇肆武揚威。對於這種指摘，我常為美國政府不平！因為這些評論家，對於太平洋戰爭性質，與美日兩國的海軍兵力，固不甚瞭解；而對於珍珠港之損失，尤屬所知甚少。他們對於實際形勢，所以其評論完全屬於理想，而不合實際，其實以美國太平洋艦隊全部有力，要由夏威夷向日本直接取攻勢，已屬很困難之事。惟一戰路，是繞道澳洲，翻入新加坡，對日採取防禦性的攻勢。而其決戰地點，還寄望在菲律賓羣島以前，方有制勝把握。但因珍珠港之偷襲，美海軍損失慘重；又加新加坡英海軍全滅，更使美海軍開赴新加坡之戰路，根本無法實行了！

珍珠港之損失，美國因不願使敵人得勝其相，當時發表一部分，其真實情形，還在發表以上。據去年十二月七日美政府發表：儘主力艦即有八隻損失，當然尚有其他艦隻。又據今年五月三十一日美海軍部宣佈：珍珠港被擊沉或制傷之二十二艘軍艦中，已有十七艘修復復役，其中兩艘力艦，係由海中撈起，現已有三隻復役，另兩隻注力艦，已修復復役。其餘十一艘中，有巡洋艦三艘，及驅逐艦二艘云云。一戰則由海軍公報，可知珍珠港之損失之程度。是美國海軍那時已不能作戰，而況直接對日取攻勢呢！不但那時候不能，即在今日以前，亦不能對日取攻勢。所以只能說歐洲第一，而實在南太平洋瓜哇羣島，採取防禦性之攻勢，使日本不能佔領澳洲，以圖將來進攻。而事實不明瞭這種情形，責備美政府輕視太平洋，未免太冤枉了！

美國政府經日本不許的，當然是美國人夢寐中國人。美國與日本之論，無論如何有此實情，在不可能的時候，只得任其論去。其論說之動靜，已十分顯著。惟以食糧和平，不肯開戰而爭奪之被禁。使美國人知道與日本說和平，絕對不智。所以憤怒更不可當，但不得即開戰。其動靜，對政府雖不動，其為不智。而日本及我美飛行員，更為火上加油。到這時候，美政府不論如何，已非採取行動不可，而美軍力量已能採取行動的階級呢！

這一年來，美國一方面盡量擴充海軍，而對於在太平洋損失的軍艦，則努力修復。在開戰時，僅有大小軍艦九百零七隻，而目前，大約已到二千餘隻。到年底，可達三千八百八十三隻。到明年七月可達五千一百餘隻。其增加之速，不但敵人始料所不及，即美國人本身也甚意外。據統計，原有舊艦十五艘，除兩艘無法修復者外，已有十三艘可用。（當然有數艘未受損傷）而新艦三萬五千噸級者，已完竣六艘；四萬五千噸級者，至少有三艘。是目前美國主力艦，至少為二十一艘，較之日本之十五艘，或十三艘，為三成或四成之優勢。但據統計，數額有，至戰鬥力則當然更為優勢。即以防空力而論：從前每艘僅備高射砲八門，而目前三萬五千噸級者，有高射砲百二十門，為從前之十五倍。對於空軍之來襲，有絕對予以殲滅的把握。在空軍發達的今日，實為非常堅強。這較日本軍艦不知強多少倍？其他攻擊力防禦力，亦較日本為強。所以在事實上，美國主力艦對日決不止三成或四成的優勢。

日本海軍，以主力艦為最，而美國亦不注重主力艦，已有此種趨勢。其他各種艦隻，當然為日本的若干倍，已不是若十成了！航空母艦，為現代海軍之最主要軍艦，沒有她簡直無法作戰。日本方面，在最初一年間，原有航艦，殆已損失淨盡；而生產力有限，新造者能有一二隻成功，已屬上好成績。而美國原有七隻，僅損失四隻，新造者至少已有九隻成功；而由商船改造的，據日本估計，在二十隻左右。是美國航艦，目前至少為三十隻，今後更有大量增加，自不待言。日本已絕對不能與美國相提並論了！其他比較容易建造的巡洋艦驅逐艦，當然更不待言。

美國海軍，目前已絕對優勢了；而空軍更不待言。目前美國一個月的飛機生產力，是六千餘架，其中有五百架，是重轟炸機。美國所謂重轟炸機，是指空中堡壘，與解放式機而言。這類飛機，能飛三千餘英里，載炸彈四噸。不但日本無其比類，即德國也一架沒有。而特種飛機，能飛行八千英里者，尚不在此數內。美國飛機用於歐洲的，為數不多，多數不是留在美國備用，就是在太平洋備用。據美政府公佈：美空軍有一半在太平洋。我相信這是真話。而日本方面，每月能生產三百架，已是上好成績。即日本一年的生產力，遠不及美國的一個月。而性能方面，更是低劣。美國現在以一年的空軍，對付日本，還不是壓倒的優勢嗎？

美國海軍的力量，都對日非常優勢了，而歐洲局勢，因北非的大捷，已相當改善。即德意海軍，本較英國為低劣，英國原已足供應付。但在北非用兵之時，美海軍或有一部參加地中海與大西洋之戰。現在地中海有北非的空軍掩護，意大利海軍一用海，即有被炸沉的危險，只得讓讓在亞得利亞海峽中。英國只須派同等的海軍，更得法國海軍的援助，已有餘裕；而英國大部分海軍，可在大西洋對付德國與義大利。美國海軍，尤其大軍艦，可以撤開，以轉用於太平洋。至大西洋海軍，美國留一二百隻驅逐艦，與英國合作，足可對付。好在美國驅逐艦，已多如牛毛，分編運往大西洋護航，決不影響太平洋兵力。美政府稱：美海軍大部分在太平洋，我相信也是真話！

我們對美國海軍的分佈，美國已決定在太平洋採取攻勢，似無問題。因為不這樣，不足以平復德意已極的國民。況且在北非局勢已完全穩定之日，直接威脅是國內，是日軍，已不是德國，美軍政府與人民，當然同樣有此認識，當然要對日本採取行動，即不是東京當局

一、改應該軍條特種同等重要。美國政府早有這種決定，我們由英國宣傳方面也可看出。即五月十九日，邱吉爾在英國議會演說，除合衆社專  
詳細報道外，英兩大使館特務亦希特勒之戰敗，即日本之戰敗，並不即是希特勒之戰敗。希特勒的簡報消息，還在美海軍部第一  
的英國人，當然應該如此宣傳。因其如此宣傳，我們知道羅斯福已不完全聽邱吉爾的話，而認為歐洲第一，所以決定了東西併重，美國對太平  
洋，是要採取行動的。至於如何行動？我的觀察，則如左述：

美國今後的對日行動，不是由南太平洋一島一島的推進。因為這種推進，太費時間，太不經濟。據羅斯福自己說，要五十年；據陸軍部  
部長谷根那自誇說：要一百年。雖不要五十年或一百年，但至少也要兩三年。並且使日本擺在南太平洋。陸軍，個個都有作戰機會，殊不  
經濟，所以美國不會再採取這種戰略。況且去年瓜達康納爾島，戰雖是進攻，却是防禦的性質。因為所羅門羣島，為進攻澳洲咽喉，美國  
若不先行攻克，萬一日本大舉南下，澳洲本土，就受威脅，使得美國失去一重要根據地。現在瓜島已克復，並有新設產亞島上東北部的根據  
地，可以扼住日本再南進的要道，澳洲已相當安全，以後再逐島進攻，就不是浪費了！

美國既不是由南太平洋逐島進攻，當然就是由夏威夷與荷蘭港直接向日本進攻。這種行動，分海軍空軍兩部。當然海軍的進攻，是陸軍不關  
軍的。

我們先談空軍吧！由夏威夷到東京，有三千七百英里，到大阪更遠；由荷蘭港到東京，也有二千九百二十八英里。這樣遠的路，除B七  
九式飛機外，任何飛機無法飛到東京，再飛回根據地。夏威夷之西，有中途島，但距東京還有二千五百八十八英里，中途島之西約五百  
英里，有莫勒爾島Molokai，該島到東京也在二千英里以上，一千一百英里以內。在開戰前，莫勒爾島雖是美國所有但未建設已有空軍根據地。  
戰爭一發生，既未被日軍佔領，當然已開闢為空軍根據地了！

荷蘭港之西，有阿留申羣島，最西一島，是阿圖島。該島到東京約二千英里，但到北海道的空軍港，則只千五百餘英里。所以不論阿圖島  
也好，中途島也好；或莫勒爾島也好，要以目前的飛機，如空軍或海軍式遠程飛機，都不可能，非B十九式飛機完成，不能達成任務。

B十九式飛機誠然是空中的大怪物，該機最初計劃是二千馬力的發動機四個，每小時飛二百一十英里，共備續飛行七千七百五十英里，  
並每架攜帶炸彈十八噸。這機在空中飛當然大得多，攜彈量則為五倍。這種飛機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已製成一架試飛，成績優良。是年八月，經  
陸軍部採用為陸軍轟炸機，並已開始製造。而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因需用該機的時候已到，並改良計劃，改為三千馬力的發動機六個，在  
動力方面，較前增加一萬馬力，速度提高至每小時五百五十英里至四百英里。這樣快速的飛機，僅美國P四十七式雷電式戰鬥機一種，可與  
併駕齊先。而德國日本，還沒有似的飛機。所以他在飛行，戰鬥機要他這機，殊不可能。並且他的火力非常強大，在二千英尺以外，就不會  
能擊中敵機；而日本零式飛機的機槍，非到二百英尺以內，是不能生效的。所以零式飛機要擊中他，也是不可能。即令擊中，因其裝甲甚厚，也  
生效。況該機能在五萬英尺以上飛行，戰鬥機根本無法上去，而最優良的高射炮，也不能射到。所以他一經出動，是無敵的，可以自由自在  
轟炸，而不慮危險。現在這不知道的，即是否他這能攜帶十八噸炸彈這一點。因為他馬力增大，燃料消耗增多，是否因多裝油而減少携  
帶炸彈不明確，但這只是效率問題，並非特別重要。

這項飛機，照時間計算，目前應該已經完成了。並據陸軍航空司令部上將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演說：也是完成了的。若這飛機  
已經完成，那末，不久就會用這種飛機向日本轟炸，不論由荷蘭港或中途島，總是不成問題的。即由夏威夷，也可自即來往的！這飛機一經  
開始轟炸，我相信日本本道紙糊的都市，是無法忍受的。

以上是說空軍行動。但空軍雖能摧毀日本都市，若要窮兇極惡的日軍投降，恐怕還不夠。所以海軍進攻，甚至陸軍在日本本島登陸，都有必要。當然在空軍發達的今日，專靠海軍，而無空軍掩護，向日本進攻，是極危險的事。因為日本地面上飛機，都可以起飛助戰，而美國航空母艦，即令有二十隻或者三十隻，也不過能載千餘架或二千餘架飛機，為數究竟有限，所以須有地面飛機，方能濟事。

目前美國飛機，如空中堡壘與解放式，都有三千餘英里的航程，在一千五百英里內，是有效的。以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根據地，配以這些重轟炸機，保護海軍向日本進攻，只須兩三步，就可打到日本本島，而解決日本問題。

阿圖島已在美軍進攻中，看目前的形勢，克復該島，是不成問題的了，該島在日軍佔領十一個月中，謝謝日本，已在該島開闢機場，雖未完全成功，但已有了跑道。經美國克復後，再加改良，不久就能應用了。由阿圖島到日領千島羣島的占守島，或幌筵島，都只六百餘英里。以阿圖島地頭的飛機，再加以航空母艦的飛機，保護海軍陸軍，向占守島或幌筵島進攻，即令日本有猛烈的抵抗，美國成功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嶺南占守島或幌筵島後，由該島到北海道，也只六百餘英里。以同樣方法向北海道進攻，也是可一佔領的。北海道被美軍佔領，可算日本已解決一半了！因為由北海道到東京，不到五百英里，這樣近的距離，而美國海空軍已非常優勢，日本當然不敵。日本陸軍雖有若干，但十分之九是在大陸，國內反甚空虛，美國派陸軍登陸，也是不難佔領東京的。到東京被佔，日本就算解決了！

但由這條路進攻，有兩個缺點：一是冬季天氣惡劣，不便用兵；即千島羣島亦然；二是日本有一連串的陸地，當然有海空軍根據地，美軍進攻，處處有被暗算之危險。萬一失利，影響非小，或者美國不採取這條進攻路線，而採取中央較安全之路線，自在意中。

由中央路線進攻，即由夏威夷經中途島，威克島，馬爾庫斯島，（日名南島島）小笠原羣島，而直達東京灣。這路線避開南太平洋日本代管地：即馬紹爾羣島，加布林羣島，馬里亞納羣島，而由其北西通過。以美國今日的空軍，保護海軍進攻，殊為安全。而打擊日本，又非常靈便。我想採取這條路的可能性，比較要大些！

我們試打開太平洋地圖，中途島的西南是威克島。該島原屬美領，曾為美國飛機飛行的中間停留站，全島周圍只十英里，較北平內城約小四分之一。但全島係平地，全部可以變成一大飛機場，容納數百架飛機，是很容易的。由該島到東京，只一千八百英里，實在是日本的大威脅。所以開戰時，日本就派兵去佔領。承美國獨立派諸「偉大」政治家的「幫忙」，最初反對在該島設防，後來核准設防，已來不及了，所以日本人很容易把牠佔領。這在美國是非常重大的損失。今後要恢復，就非常費力了。

威克島的西北，是馬爾庫斯島，該島屬日本，也是同威克島同樣大小的。島上情形如何，無人知悉。該島東南距威克島約七百餘英里；西北距東京島為九百九十海里，合一千一百四十英里，為東京外圍的重要據點。

馬爾庫斯島之正西，為小笠原羣島。該羣島居馬里亞納羣島，與東京的中間，東距馬爾庫斯島約七百餘英里，北距東京五百九十一英里。該羣島以父島為最大，日本築有軍港，與空軍根據地，此外尚有母島，兒島，弟島等多數島嶼，當然也有相當防禦。該羣島為日本南門；且為通南太平洋必經之路，其重要性，在北海道上，至心同等！

美國由中途島攻威克島；再由威克島攻馬爾庫斯島；更由馬爾庫斯島攻小笠原羣島，就等於攻到海參崴，直接威脅日本三島，日本任何大都市，都在美國極遠的飛機轟炸範圍之內了！並且這樣進攻，以美國目前的轟炸機，如空中堡壘之類，都能以島為根據地，步步前進，再由航空母艦的飛機保護，當然容易成功的。我相信這樣進攻路線，似應在美國作戰當局考慮之中。若這樣進攻，可以避開迂迴南方線的迂迴進攻，且已免受冬季；可以用北方冬季的天氣不段氣候寒冷，不致遭日本的暗算。不但安全而且容易，至多一年就可解決日本問題了！

總之，進攻日本本島，以美國目前的海空軍，當然已成爲實際問題了。而在今日以前，老實說：進攻日本，是不可能。所以美國政府，雖與論責備，只得忍受，今後雖無與論責備，也必然要進攻的。所以解決日本，至多不要一年！

最後我要說：凡事難可豫料。美國雖決定由太平洋上進攻，而日本却要美國取更近的路線，以到東京。似爲命運所注定。就是日本一旦獲勝，美國即利用瀋海省，以進攻日本解決日本，使美國由太平洋進攻的計劃等於白費勁。我看這種趨勢，是很難避免的！

## 北非盟軍大捷之意義與今後盟軍應採取之行動

——中美蘇應該會師朝鮮——

劉道誠

希特勒發動歐洲戰爭後，軍行所至，所向無敵。以歐陸言，除歐波羅送之軸心附庸如西班牙等國，及維持善意的中立之瑞典外，其他或則名實俱已淪亡，或則名存而實亡，或更在德人奴役驅使之下，而助桀爲虐。

（英國始則固守天然保障，俾能保全其獨立，在法在瑞（威）軍事行動之失敗。顯示英軍於訓練組織軍略與機械上，在質量雙方，均屬落後，軍力之懸殊，昭然若揭，勝敗之數不言可喻。德人於憤懣之餘，使用成千成百的大批飛機，狂炸英倫三島。英國人力物力損失之大，遠非第一屆大戰所能比擬。英人則於惶恐之餘，不惜派使乞援，借軍艦，購飛機，整理內國防務，以圖自衛自保。

蘇聯與德國在思想與主義上，顯屬矛盾，蓋人皆知。而爲本身利害關係，仍能暫時結合，並採取平行行動，以加速歐戰之爆發。惟德蘇聯陽爲相互結合，而陰實相互戒備，蘇聯固以西線爲可慮，德國亦暗感東顧之憂，希氏思念一轉，于戈起於俄頃。德軍乘戰勝之餘威，提兵東征，攻取之速，有如摧枯拉朽之勢。蘇聯大軍建設於砲火，首都幾致不保。蘇德兩軍初度接觸時，蘇軍在訓練組織與軍略上，顯然劣，而所用軍械，在質量上亦大爲遜色，如不因領城之廣大，則早受德人之吞噬，又如不得天時之庇拂，則必無恢復之望。蘇聯一亡，世界戰事必立即改觀，固爲一般人所共曉。總觀各項事實，可知在

此階段中，軸心暴力最爲猖獗。

然德軍雖悍，而爲海峽所阻，不能飛渡，其狼奔豕突之技已窮。英人鑒於德軍隴兵海峽東岸，且夕不安，在軍事訓練與組織上，不得不加速補救，在軍械之生產與改進上，不能不急起直追。德軍尚可防衛老巢，飛機亦能還擊，至是德人自認圖英之時機已失，且須嚴予防範。

德軍對蘇第一次攻勢，既未能實現其全部計劃，而於冰天雪地之日，更遭蘇軍之反攻與壓迫而向後退却。爲完成其吞蘇之毒計起見，第二次春季攻勢，又復驚擾世人之聽聞，舉以蘇聯此次恐難倖免。惟此次攻勢雖喧擾一時，而一延再延，準備顯不充實。待軍令一發，統帥雖欲風馳電閃，銳意猛進，軍力雖尚可用，而銳氣似已大衰。蘇軍固死傷狼藉，而德軍亦損失慘重，代價雖大，而莫斯科迄無動搖之象。並且，冬令一至，蘇軍反攻之力大增，德軍扼守既不可能，乃不得不全面退却。到此時期，據專家之觀察，德軍似已至再而衰之階段，而須以進攻掩護退守，一般人咸抱樂觀，以爲德軍之敗亡，爲期不遠矣。

蘇聯決心抗德，前仆後繼，雖能阻其前進，終覺力難支。故對同盟之英美，一再要求開闢新戰場，以分散德人之軍力，以減輕德人之壓迫。歷時甚久，英美聯軍始在世人所不重視的北非，作消滅德

德軍之管轄。最初相持不下，久戰無功。敵人又復以德軍為無  
所敵，固執和平短期內必無發復之望。余則早認：同盟國各項準備  
已臻充實，在數量上亦必較優於德軍；軸心各國勢顯已衰，在人  
力物力方面，均必感覺弱劣，今後大戰一發，德軍必反攻為守，轉弱  
為敗。

余作此言，讀者或以為言之過早，實則作者在半年以前，即已料  
定如此，而宣之於文字矣。最近盟軍大勝消息傳來，民主各國聞知，  
大為振奮，一反從前觀之態度，認為自此以後，盟軍可與德軍分庭  
抗禮，遂漸居於主動地位。余則謂其意尚不在此，北非收復後，盟  
軍雖但獲得有利地勢，更可證明其攻時不遲矣。茲舉下列各點，  
以明余言之不謬。

(一) 在最近數次戰爭中，德軍雖尚能鼓其餘勇，究已失其主動  
地位，德軍久已無能為力，而漸為德人附庸之地位。在此次北非戰爭  
中，德人自知形勢已變，無法自救，不特無援救之可能，亦且無援救  
之決心，虛弱之象，昭然若揭。

(二) 德人於開戰之初，軍械非盟軍所能比擬，軍略亦大形發越，  
盟軍之勢既極危險，勝敗之分尤易判明。惟一再接觸，真相大明，盟  
軍不特可以應付德人之戰路，更可以加以控制，使無懈可乘，而予以  
至深之打擊。局部如此，全部可以想見，在充實配備與精細組織下，德  
人既欲動用支持，終必一敗塗地。

(三) 德軍機噐 最初德人出動大批坦克與飛機，質量均優於英法  
，在上與空中均佔優勢，且其飛機有偵查指揮之能，遂使北非戰事  
緊生產，同時力求改進，在飛機坦克大砲方面，量德人而上之，  
在今後決戰中，主要形勢易變，盟軍自非置其於死地。

(四) 同盟國與軸心在歐洲方面，其海上勢力極為懸殊，軸心深難  
能擾海海上交通，盟國海軍則能控制海洋。此次北非之役，德軍海上  
接濟既不能，空中投遞亦多困難，獨立無援安得不敗。今後盟國海  
軍必能以其優越力量，以封鎖軸心國家，以援助各戰線，海軍力量  
之懸殊，亦為決定戰爭勝敗之重要因素。

(五) 北非戰場如能長期固守，非特地中海中盟國交通受威脅，  
埃及亦時有受侵襲之可能。今德軍既經整個崩潰，盟軍在北非之勢力  
，顯已打成一片，保有廣大的和安全的根據地，可以隨時攻取東南歐  
，可以隨時開闢新戰場，使軸心國防不勝防，疲於奔命。

(六) 北非軍事結束後，盟軍可乘戰勝之餘威，肅清地中海內敵艦  
島嶼，且可攻取西西里，以壓迫義大利，使其屈服。歐屬島嶼肅清後  
，東亞與歐洲盟軍間之交通，可以暢行無阻，在軍事上可以相互呼應  
而使東西兩戰場均可早期結束。

因有上述種種原因，作者認為到此階段，今後如無意外事件發生  
，則盟軍之勝利，如操左券。惟和平能否早期實現，則有待於更積極  
的行動，是即在歐亞兩洲，分別採取平行行動。

在歐洲方面，盟軍應乘戰勝之後，首先肅清地中海內之敵屬島嶼  
，同時設法攻佔西西里，以為進攻歐洲南部之前哨。此島一經佔領，  
則全義必為之震動，此時盟軍可以壓迫義大利，使其屈服，許以合法  
權利，使為攻德先驅。盟軍或在威尼斯登陸，會師北上，或在南斯拉  
夫上岸，而與義軍並肩前進。果能如此辦理，雖或不能即行政德人之  
死命，至少必可牽制其一部分兵力，減輕其在其他戰場之防衛力，兩  
陷於捉襟見肘之形勢。

盟國更須籌畫土耳其，使作攻德之準備。土人擁有百萬大軍，且  
素有能戰之稱，盟國果能在物資及器械上，予以重大援助，使其配備  
完善，顯能形成二枝強大生力軍，以壓迫羅馬利亞與保加利亞等國，  
轉變其親德態度。如更能滿足其一部分合法要求，則於短時間內，容  
或有對德作戰之決心。

此外盟軍尚可利用瑞典，丹麥，荷蘭，比利時，法蘭西等國之反  
德情緒，在歐洲西北部，開闢新戰場，乘虛而入，予以嚴重打擊。尤  
須於相當時期，在各戰場同時發動，使無應付多方面之力量，困難於  
根本崩潰。

惟德國即使敗覆，世界戰爭未必即能結束。因日人在亞洲東南各  
部，佔有廣大區域，得有大量資源，如不遭受重大打擊，必能負隅垂  
危。

相若時期。如有意外變化，則其影響至鉅。因此，吾人認爲東亞局勢之發展，而軍事行動之行動，不能不有極緩急之別。一個戰局之起，則全戰局必將受其影響；一個戰局之結束，則全戰局必可早日勝利，而世界人亦可享和平之福。總之，先西後東之說，在心理上是偏見，在戰略上是錯誤。

以爲日兩國言，在開戰之初德國軍力固極強一時，自攻佔南洋以後，日本實亦不弱。今後如果任命蓋登投制，則將遠害無窮，因東亞與歐美相距遙遠，而日人又擁有強大海軍，一旦暴力養成，勢難於短期內撲滅，余故主張：盟國在東方亦須採取積極行動，在多方面對日發動攻勢，使無喘息之機會，而不能充分利用其劫機與侵略。

今後英美必須（一）加緊援助中國，使能作有效的反攻，一方面消滅其人力物力，使無持久之可能；一方面盡量破壞其交通，使所佔點線間，失其連貫性，後集軍力，以攻佔軍事要點。實際，吾國對於盟軍之重大貢獻，即在對日作消滅戰，同時牽制百萬日軍，使陷於深泥，而不能自由運用。吾國如不盡其最大可能的犧牲，則澳洲與印度必早已落入倭人之手。

（二）英印急應遣兵緬甸，會師緬甸，取緬甸即所以保印度，即所以助中國。因緬甸介於中印之間，滇緬路爲中國與同盟國之交通孔道，要道一經截斷，非特軍實可以源頭接濟，而軍事上亦可以遙相呼應，中英印協力對日，必能驅日人於南洋之外。

（三）美欲在南太平洋上，應加緊軍事準備，變更守勢策略，而對日採取攻勢。攻取即所以自保也。日人勞師襲遠，軍力四散，變軍以地勢劣，益以美軍援助，如能擊斷南洋，不難予日人以重大打擊，而

杜絕其國興之念。

（四）美國在北太平洋上，對日業已發動攻勢，進行可稱順利。今後尤須大行增援，進佔阿留申全部島嶼，以爲在東方中美蘇三國軍事合作之根據地。更須發動大批飛機以轟炸日本本部，及朝鮮滿州境內之敵軍軍事目標和交通中心。待中美蘇配備齊全後，不難於短期內會師朝鮮，以消滅此慘無人道之日本軍閥。

以上所述各點，均爲盟軍在歐亞兩洲所須採取之行動。此處所擬盟軍，係指英美兩國及英美與中蘇配合而言，蘇聯在歐洲戰場上，已竭盡其最大可能的努力，中國在東亞十年戰爭中，亦曾遭受極重的犧牲。日德如不爲中蘇所牽制，則必能橫行全球，美雖富強，亦必無能爲力。因有中蘇決心抗戰，不惜犧牲，始能使日德有衰頹之象，而無浮振拔。英德乃有喘息之機會而改進其軍備，增加其生產；美國乃能從容動員，逐漸援助同盟各國。英美既尚未參加主力戰鬥，以生力之軍，不患不能開闢新戰場；以新增之生產，不患不能供應同盟國家之所需。今後之問題，在從速開闢新戰場，在大量供應同盟國家之軍實。

此外，吾人尙欲有所言者：（一）同盟各國對於歐亞戰場，應同等重視，並應東西兼顧，更應加緊援助中蘇，使能控制日德。（二）同盟採取迅速之行動，實施聯合的計劃，藉以收同心協力之效，期以早日結束此殘滅人類文化之侵略戰爭。或問曰：同盟各國如何始能收合力之效？應之曰：同盟各國不特須有固定的協商機關，而同盟國家之統帥，且應有親身協商之可能，羅邱會商如能變爲同盟國統帥會議，其有益於戰爭前途，必非淺鮮。

## 論科學的專研與政治的借鑑

莫其昌

美國於三月廿四日在大公報發表「東亞國際史系統的建立」一文，原欲求致於海內通學，首承傅孟遠先生見教，已將「東亞」一

名詞，改爲「亞洲」。無任感謝。又其中論及關於國際史上國會議族發展與亡之述，可以爲中國之借鑑。關於此點，又承本報某君

火燒之場。其誤會其意之甚，關係甚小，而影響學者對於西洋文化之態度，關係甚大。故申明本人之真意，並非對吾老友兄說百也。

最先聲明者，即本人之態度，堅決主張：不但西洋科學上成就，中國的學者，應該拚命的迎頭趕上。凡西洋文化上一切美德與精華，我們都應該「求善如渴」的吸收，效法，與服膺，乃可以融鑄消化，創造中國的新文化。這是今日中國全部學者的責任。也是本人十五年來天天對學生說的「常套」。專門的科學，高級的學術，廣泛無際的文化，如何「借鑑」二字，可以了得？此在初中學生，恐亦知科學或學術，應該求研究，而不是「借鑑」。乃人兄誤會本人之意，在大公報四月廿五日星期評論上「論中英文化之合作兼告英國人士」一文中，並兼告中國人士的我，說：

「……即編陳腐的「借鑑」觀念，亦當掃除，倘吾人附於「借鑑」之目的，則不足以觀英國文化之全體，更難探究其本質。西洋漢學家不惜以畢生精力從事中國學問，豈徒為「借鑑」也耶？彼非神明華胄之伯希和等輩，亦生而有「必修」中國學問之義務邪？……」

按人兄先生之誤會，共有四點：(1.)把高深的科學，與變動的政局，混為一談。(2.)把寥寥可數的第一流學者，與幾千萬的大中學學生混為一談。(3.)把「學生從事」的研究，與三四年畢業的課程，混為一談。(4.)把教育的義務與方法，與學問的興趣與弘願，混為一談。其原原本本，倘可覆按。巴爾幹等小國，除古希臘的希臘文化以外，若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之類，欲在大學的「必修」課程之中，強迫千萬「神明華胄」的學生，接受其苦痛注射的義務，此其國所堅決反對，堅持到底者也。即以大國言，其政治，法律，制度的完美，自當為吾人所「借鑑」。然其無聊的宮廷陰謀，政局變動，夾雜着宗教，戀愛，金錢，賄賂，……等事，試問將如何「究探其本質」？例如：昔日奧國的首相梅特涅，今日意國的首相墨索里尼，固

「耳。今日中國大學生，不必研究梅特涅的本質，而想「借鑑」其時代的專制必終至失敗可耳。本國政治莫新科而失敗，此希說「借鑑」也，此次法國，因中樞意志不堅定，國民意志不統一而亡國，此中國所當「借鑑」也。土耳其民衆擁護其領袖凱末爾而復興，此又中國所當「借鑑」也。此即政局的借鑑與科學的專制之大分別也。人兄先生何以混為一談乎？」

舉一個較簡單的例以明之，美國學者，如有專研亞歷之地質，地層，地形構造，……者，此學問之專研也。調查重慶動植物的制度，此制度之借鑑也。此為二事而非一事，分別彰彰明甚。同樣的理論，我人如一生專研歐美政治科學的哲理，此學問之深造也。但觀察西洋政局的變動及其影響，以為吾人目前行政之辦法，或警識，此政局之借鑑也。此為二事而非一事，亦人人所能別也。至於非「神明華胄」之歐洲學者專研中國學問而成權威，人兄兄舉伯希和、高本漢、二人為例，無論歐洲漢學權威，為數尚多。即舉此二人為例，試問歐數萬萬人口中，有幾個伯希和與高本漢耶？試問伯希和與高本漢，是否大學中三四年級史學系學生耶？欲齊集今日史學系的大學生，人成爲「歐學權威」的中國伯希和、高本漢，此可能之事耶？伯希和與高本漢，皆曾居中國，或數年，或十餘年，此在中國留學學生中，乃可多望其成爲歐學的權威。如人兄，此正其其所屬望於彼而亦希望最大之人也。以歐洲之人口，而研究「亞洲史」的權威，只得沙爾，伯希和等少數，「聲韻學」的權威，只得高本漢的數人，此在中國，亦已有之，如陳垣，陳寅恪先生之史學，趙元任先生之語言學，亦費費國際之權威也。此學問之專研也。

關於學問的專研，深備最近的將來，開國的初期，中華民族必編亦必能，全部吸收西洋文化的精華而加以極化。「自然西洋文化的發達，自帝國主義以至納粹，我想人兄兄也要加以「排斥」的。這在過去自東漢末至北宋初，既大量的全部的吸收了印度的文化，這就是歷史上我民族善于吸收融會外族文化，可靠的保證。所以今日我們對於文化的態度，我仍想見如先生是「一」的致。就是有志於專研歐



整文化及科學者，都應該……了解其全貌。因爲必如此然後能分別其孰爲精華？孰爲糞渣？我的態度是在去年以前，發表在大公報上「論討論「本位文化」的文章，說得很明白了，這裏不必贅述。

最後，君子愛人以德，我以朋友之誼，買取楊先生一句誠意的忠告。就是「漏狹陳腐」這類鄙夷，罵人，的口吻。學者的文中，最好避免。這類文句，甲加之於乙，乙也可加之於甲。那豈不成爲村婦對罵了嗎？楊先生文中，有沒曾足以當得起這類頌讚？楊先生一定自己知道。其昌決不遺留任何情感的頌讚。最近印度和美國，都派專員

## 戰後和平與中國文化

(續)

蕭一山

不過孔子雖「有教無類」，不拒絕癡黨童子，然而却拒見陽貨和孺悲。一則「時其亡也而往拜之」一則「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看見亡國的陳人，不能保衛國家，反爲敵國奴役，則「不式」。這是何等的嚴厲呢？所以寬雖有容，容必有度，易序卦說：「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大而能謙，所以說禹聞昌言則拜：「道不同不相爲謀」，所以孟子說：「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人。」這是相對的一致。所以寬之中有「定量」，也有「定性」，人之中有「整體」，也有「個體」。亦寬亦嚴，一張一弛，始能成其大爲。知足呢？也是進與止心與物合一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不是也有智愚賢不肖之分麼！以不齊之物，配合智愚賢不肖之人，各致其「知」，各得其「足」。方能使心物平衡。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一方面是在物質上求知足。一方面又是在精神上求進步。富何嘗不可求呢？乃不屑於求耳。固有六職，各有其分，這是分工合作的原理，不是社會的階級之差。中國先哲對於物質的開發也並非不注意

來「借鑑」重要的防空制度，他問是不是「與時俱進」時，楊先生說：「致於空襲……在中國人則是……非……」

總之，當此民族復興，開國肇始之時，應留二數百年立國的宏願，以貽我子孫。所以經緯萬端，須待全民族的自我動員，與自我努力。大學歷史教育，乃其間重要的一環。其昌與海內賢達，肩此重任。常懷村驚學淺，不克負荷。楊先生賜教盛意，至深感謝。惟恐青年亦因誤解而入歧途，以爲西洋史學，不必專研，此則與其本意，絕然相反。故必予以申論，以爲建國時期「史學建設」的正鵠。

，易經以八卦類萬物之情，就是重在創物。故周禮致工記說：「知養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可是緊接着就說：「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四者合而爲「良」，良是物質發展的標準。書經說：「政在養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和是物質發展的限度。也就是人與物，心與質的配合作用。禮運說：「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這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如果作不到，則「貨力爲己，以立田里」，這又是小康社會的制法。孔子說：「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澣澣，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却爲的是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盡力澣澣，這顯然不是沒有靈的祭祀，美的黻冕，大的工程，然而非的惡的卑的所以黻冕，留有餘，以成其美其豐其大，這就是一種「和」。知其和之限度，方能動檢忍耐，方能心物得平。孔子不以其車爲愛子（鯉）之柩，更不能以其車爲愛徒（顏淵）之柩，他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棄行也」，可見孔子不因關心而厚葬子弟，是人用物物適其度，不備備感而徒行失禮，是物對人要隨其分。總而言之，人對於物質的開發與

實用，其中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不容，哀而不傷，留餘以待不足，則可以安足矣。所以知之中有一「限度」也有一「進展」，是之中有一「齊一」也有一「差等」，唯心唯物，各執其宜，為人為己，各有其度，均可以到達終極滿足的目的，不然則「怨聲盈耳」，「人心不古」，彼此衝突，社會又焉能和諧，人性又焉能寬厚呢？以上所述三端乃性之兩端對立的道理，可見任何事物，均自有其兩端之一合，更推進而為合體之一端，似循環而實非循環，似矛盾而實非矛盾，這就是我國俗語所說的「相反相成」，也就是近時流行的辯證法。

七

中國的文化既如此偉大。中國的國民性既如此寬厚，中國的國運又如此發達而悠久，何以中國現在不能領導世界文化，以達於大同之境界，反被人家侵略壓迫，斷續一息，在生死存亡絕續之交？這道理仍然是難證的。利弊相生，心物衝突，一切要在矛盾中求平衡之和，也就是要就兩端之中，能提其極，誰能此任？完全在乎先知先覺了。先知先覺能居其位，行其道，以逐漸造成理想的社會，引導人類向活潑合理的方向前進，這是人類的幸運。但先知先覺只知創造事物之原理則無法取社會環境而為之，「徒托空言」，其效果也就有限了。這是人類的不幸。俗語所謂：「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就是這種道理。中國文化從發生到孔孟的時候，有二千多年是繁盛，從孔孟以後到現在也二千多年是不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當位而行，中國文化始能奠定了「中庸」之基礎。孔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手無斧柯，奈懸山何」，儘以素王而刪述六經，未嘗以小虛大固的社會措施，以齊澤新，功垂後世，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厄。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顛沛得道而早死，其餘博學一而不通，所以子張子夏子游等，各異說，愈趨愈遠，荀子雖為賤儒俗儒，何能發揚而光大之？這是中國文化的二厄。孟荀異趨而其旨則一，孟子欲以理論而措諸實行，也是「清志未遠」，荀子欲以正覺而構成系統，雖屬「大體大思精」。李斯傳其學而得位，遂有焚書坑儒的統一政治之建設。但「編曲變節，流於慘酷」，「持齋固位」，「曲學阿世」，其數固宜，

而儒家遂為人所詬訕了。此為中國文化的三厄。政教以理想現實之衝突而求合一，原來是不錯的，李斯不以其道，上焚書之議以致與韓非亡，漢承秦大，抱殘守闕，遺徵言大義於不顧，開俗學世之先河。這是中國文化的四厄。漢入雜霸王之道。廢郡治之隆，原是由黃老金法之術，相參相成，猶得中庸文化的餘蘊，不料漢武帝寵黜百家，漢元帝偏信俗儒，以仁柔為德教，致孔學而全亡，所謂愛之適以害之，這是中國文化的五厄。魏晉以降，世亂未已，學者故作曠達，不守禮法，以清談為高尚，崇老莊為聖人，玄學虛無，去實益遠，王衍首倡，臨死深悔，然風氣已成，雖有卞壺陶侃劉寶諸人而莫之救。這是中國文化的六厄。佛教輸入於漢代，其力量並未顯著，魏晉祖尚虛浮頗受編流之薰染，遁跡空門，侈談玄理，自唐代弘忍慧能宜揚禪宗，漸蓋東土，以出世難入為高，以圓坐無生為業，養成空疏，浮薄，頹妄，愚陋之學風，墮入靜止，萎靡，枯槁，冷寂之鬼域，斯衰國家之元氣，消滅民族之活力，這是中國文化的七厄。宋人承佛老之教，主心性之說，變本加厲，徒肆空談，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者，不過是一種口頭禪，其高者，也僅能「愧無牛僧伽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而已。至明則只有相率趨於狂禪之一途了。這是中國文化的八厄。隋唐以來，科舉制興，以利祿為誘餌學者之手段，明與刻毒，更以八股取士，率天下士子以為墨爾試帖之學，視讀書為敲門磚，買鑽還珠，過時則拋。這是中國文化的九厄。西力東漸，原可以科學為經世之階梯，以實驗排空虛之積弊，無如淺聞浮慕之士太多，不能洞悉文化發生之社會背景，舉長補短，一味崇拜，於是有害無益西化之說，有唯物史觀之論，揚棄故實，鄙夷國粹，以中國文化毫無足取，喪失了民族自信之心，舍己從人。叫囂紛敷，變法改革，無一不處。而「學校亦變名之科舉，新學亦變質之八股」，學者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謀食不謀道，重物不重人。這是中國文化的十厄。具此十厄，則中庸文化的精神，早已蕩成若亡了。李二曲說：「吾儒之學，以經世為宗，一變則詭，再變則駭，而儒名存實亡矣。」我現在也便仿二曲的口吻說：「我國文化以中庸為宗，一厄於秦，

一、二厄於僞，三厄於偽，四厄於秦火，五厄於尊孔，六厄於清談，七厄於科學，八厄於科學，九厄於科學，十厄於西化，而文化亦若存實亡矣。○現在的中國文化，只是一個蠅頭的空殼，它還有什麼動力來領導世界？近人談中西文化之異同者，不是說：中國主人倫道德，西洋主物質科學，中國主靜，西洋主動，就是說：中國是內陸的農業文化，西方是海洋工業文化，中國長於實踐，西洋工於思辨，中國重實行，西方尚真理；這都是表面的，一時的比較，而不是就整個發展歷程，和整個發展的理則來說的。孔子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我們如果以為「海洋的文化樂水，內陸的文化樂山，海洋的文化動，內陸的文化靜」，可以說：「西洋文化恰如智者，尚知，中國文化恰如仁者尚德，海洋的文化動，所以西方的歷史比較沒調性，振揚社會基礎的急劇革命頗見盛起。內陸文化靜，所以中國歷史比較平淡舒徐，其中所有社會大變遷都是潛移默運於不知不覺，而予人以二千年停滯不進的印象。海洋的文化樂水，所以西方歷史上許多極大的政治建築都是其興也勃焉，其落也忽焉，恰如潮汐，而中國則數千年屹立如山。」（見羅香林論中西文化的差異）這豈不是孔子在二千年前已有此議論麼？

但我們要知道孔子並不以樂山的仁者自居，而實以知仁勇三者為天下之德，「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三德來行人倫之五達道，仍是以人為宇宙之主體。以「仁」「智」「勇」為理智情感之矛盾的衝突，而「勇」是覺悟的意志，它可以使理智對立相感而成一致，合為中庸之辯證法。假若說孔子只尚仁，則何以履稱「學不厭勞不倦」呢？至於後來

中國受地理環境和宗法社會的因素之支配，而趨於農業保守主義，這是中國文化未得獨行之故，不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依據證法的原則，中國文化既未以「執兩用中」之術，使矛盾推向前進，而惟以人倫為出發點，遞增其量，則亦必有變化，所以失之於「仁柔」，也是當然的。不但如此，就是中庸也變了質，被後儒誤解為鄉愿了。一無舉刺，但有駢語，所以宋儒不明儒行之義，而妄以為其說不當，全無義理，（見程氏遺書及宋史高閔傳）是真不知儒俠相通之理，狂狷對立之用，以紫奪朱，為德之賊，孔子深惡而痛絕，初不料後儒奪之為至聖，而竟「反中庸」也。

## 八

中國文化既然變了質，中國國民性如何能不受其影響呢？和平的德性，到漢代已為俗儒所曲解。匈奴壓迫中國，成為「倒懸」之勢，武帝奮力征伐，全國反對，以德教化為言，桑弘羊認為「匈奴強，則我弱，匈奴弱，則我強，一戰兒也不錯。當時幸虧有武帝弘羊一般人執政，纔能回這頹廢的民族命運，而漢書反譏為「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使後人引以為戒。可見先知先得位的重與性，更可見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對比。和平本以文教為目的，武備為手段，維持均平之和，不以力服人，也不為人所屈。漢後只講目的，不講手段，養成仁柔之風，流為文弱之弊，自己無自衛的能力，受人壓迫，而猶高談和平，這不正是等於任虎狼吞噬麼？因此和平也就變為怯懦了。寬大的德性，且要成己容人，但是有一個必備的條件，就是自己能站得前，站得高，文化可以助人，武力絕不犯人，有民族自衛的意識，無國家獨霸的野心，所以孔子雖重文化而輕種族，但仍嚴「夷夏之防」。（未完）

## 從歷史上看中國伊斯蘭教徒的職責

羅香林

史上，看中國伊斯蘭教徒對於國家的職責，也是很重大的。

伊斯蘭教（Islam）就是真罕默德（Muhammad）所得的宗教。

從歷史上，看中國伊斯蘭教徒與中國的關係，是很重大的。從歷

，從前誤譯為回教，或回教，或稱天方教。這名詞是人人知道的，但是他的內容，他的意義，他的作用，那就除了他們教徒以外，注意的人，恐怕還是不多，現在我拿這命題來討論，也許有人以為奇怪，所以在未講本題以前，須得先為說明幾句：

第一，伊斯蘭教徒，在世界上，有二萬二千萬人，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十三強，在中國有五千萬人，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十二強。就是說，在世界上，一百個人中，有十三個是伊斯蘭教徒，在中國一百個國民中，有十二個是伊斯蘭教徒，人數委實不少。同時伊斯蘭教和別的宗教不同，他有特殊的風俗，因而形成特殊的生活方式。伊斯蘭教，在中國本來不是邊疆部族的宗教，而是整個中華民國若干人民所信奉的宗教，故不能依照從前以錯誤的譯名去稱他，而當知道他們信條的普遍。伊斯蘭教徒，既然數目這樣的多，既然有他特殊的風俗，所以，我們不知道中國人民內容的組合，不知道中國一部分人民的宗教信仰，那就難了，要不然就得研究伊斯蘭教。

第二，伊斯蘭教徒，不但數目衆多，而且分佈也相當的廣，世界上無論亞、非、歐、澳、美各洲，都有他們的教徒。而在中國，分佈也相當普遍，在邊省如新疆、青海、甘肅、寧夏等省，固是他們教徒的居地，而內地各省，各大都會，也有他們的衆住。別的宗教如佛教、道教，教徒多在山林或郊野建築寺觀，住著修養，而伊斯蘭教徒則多聚居都市，或其他自成風氣的村落，一家中如家長信教，則全家大小皆同為教徒，而且世代相傳，非有特殊事故，很少脫離教籍，他們的宗教生活，和家庭生活打成一片，所以較其於宗教為富於家庭的和社會的持續力量。我們如果不知道中國各種社會的組織，不知道中國文化的各種形態，那就難了，要不然，那就得研究伊斯蘭教。

第三，伊斯蘭教不但人數衆多，不但分佈甚廣，而且在歷史上，也有很重要的經過。十三世紀的初年，伊斯蘭教徒已佔據基督教聖地耶路撒冷，因而引起歐洲十字軍的東征，先後歷一百餘年，伊斯蘭教徒的文化發明，大批輸入歐洲，因而使歐洲在學術上發生相當重要的變化。在中國，他自唐高宗時，展轉傳入，到現在也有一千年歷史

了。尤其在元明以後，在中國所發生的作用，更深刻而普遍，所以我們不知道中國歷史的變遷，不知道中國學術文化的流變，那就難了，要不然，那就得研究伊斯蘭教。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要問：到底伊斯蘭教的教理和教的儀式是怎樣的？伊斯蘭教的派別及其在中國的分佈是怎樣的？伊斯蘭教和它的教徒的學術思想是怎樣的？伊斯蘭教在中國歷史上文化上的影響是怎樣的？中國伊斯蘭教的貢獻是怎樣的？這都是相當重要的問題，而且現在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和從前已有點分別。不過此為時間所限，未能一一提出討論，所能討論的只是伊斯蘭教在中國歷史上關係一問題而已，就是這個問題，也只能報告一個大概的輪廓，詳細的討論，和其他各問題的討論，待將來有機會時，再來補充。

二

伊斯蘭教自唐代傳入中國以後，雖在宗教的思想方面，對於中國一般的思想界，未發生重要的影響，然其教徒的行動，及其所執宗教以外的學術與制度，則在中國歷史上和文化上有很大的影響，現在先說歷史上的影響。頭一件就是南宋所由為元朝所代替許多因素中二種純為伊斯蘭教徒所造成的因素。我們知道，元朝的最高首領是自蒙古部落所發展的，他固然是早為中國所統率的中亞民族的一支，然在政治組織和學術文化的表現方面，比之宋朝的主幹，是稍不完備的。何以宋朝的政權後來為元朝所代替？這固然由於宋朝軍事上的不振，和蒙古軍事上的發展所致。然而蒙古軍事對於宋室何以獲得最大的進展？這就有兩種事實值得說明：第一種事實，就是蒙古軍事運用伊斯蘭教徒貢獻的火砲戰術的關係。我們知道，元自太祖成吉思汗的時候，便非常注意戰兵的運用，這與蒙古傳統的騎兵技術，相得益彰，所以軍事上的進展，也特別迅速。元世祖時，阿里海牙攻宋的樊城，時元軍一得了伊斯蘭教徒阿老瓦丁與亦思馬因所獻的砲法，因送至軍前，即以攻樊。樊破，移攻襄陽，一戰中斷，聲如雷震，從此元軍遂盤了長江的中部，順流而下，宋兵不能抵抗，元兵於數年之間，便進

國攻南宋的瀛州。即今日的杭州。宋兵以五兵所成。終以瀛州安去了。元史卷二百三，阿老瓦丁與亦思馬因傳。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贊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阿老瓦丁，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歸。至京師，給以官舍，皆造大砲，鑿於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錢。十一年阿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求砲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領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

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阿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於城南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振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既而以功賜銀二百五十兩，命為回回砲手總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襲職。時阿兵渡江，宋兵帥於南岸，擁舟師迎戰。布伯於北岸擊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鎮國上將軍，回回砲手總管。明年改軍匠萬戶府萬戶，遷刑部尚書。

此外如同書世祖本紀與兵志，和阿里海牙傳也有類似的記載。這是宋元軍事優勢轉變的一種重要關鍵。伊斯蘭教徒所獻火砲戰術影響的重大，可想而知了。這是第一種因素。

還有第二種因素，就是海上市舶控制權的轉移，也就是一部分財政支持者的轉移。我們知道：南宋晚年，因為所管領的地方日小，一般內地的賦稅收入，不足供應國家財政的支出，不能不於海上貿易，盡量擴張，以增加稅收。當時和中國互市的外地商人，以阿剌伯人為主幹，當然以伊斯蘭教徒為多，而中國沿海如廣州泉州等地的伊斯蘭教徒，亦多以經營海上貿易為業，政府為求管理此項貿易的稅收，就自然起見，對於教徒所經營的貿易市場，不久又將他為安撫沿海都督使，仍兼提舉市舶，一切海上貿易稅收和船稅，都歸他統制。這樣一來，蒲氏的財源，就大起來了。元兵知道蒲氏有舉足輕重

的形勢，當他領統軍圍攻瀛州的時候，就派人招致蒲氏，臨安陷落不久，蒲氏竟歸宋附元。宋室流離於艱難的兵將，便不得不奔往蘇東去了。財政的支持，已經失去，那就難有好的將相，如張瑄、陸秀夫、文天祥等，也無法拯救。而元朝既以其火砲的威力，又益以財政的增加，而又以得到海上船稅，而增加水師的力量，終以代替了南宋。這可知蒲氏難宋影響的不小了。這是第二種因素。

### 二

而中國的伊斯蘭教徒，在歷史上最大的影響，却還是在明代的助成國家的統一和，國家的經濟發達。我們知道，明太祖的統一中國，代替了元朝，是很得力於伊斯蘭教徒的幫助。這幫助明代統一大業的教徒，為數頗多，最重要的就是常遇春和沐英，都是開國元老。常遇春是江南寧遠人，自隨太祖起義，以至統一中國，差不多都是出操鋒，退殿後，確是軍人的典型。明太祖常說：「平定之功，遇春十居八九。」這可知他的關係了。據他的子孫傳述，他生平勤於齋拜，雖在軍中，也不廢該習禮。他嘗創建金陵佛寺，總之是伊斯蘭教的信徒。沐英是江南定遠人，他助明太祖統一中國，而尤以經營西藏，經營雲南貴州，和出兵緬甸，卓著成就。他確是安邊定遠的多將。明太祖常對他說：「朕高枕無南顧憂者，爾之力也。」這可知他經營西南邊疆的關係。他也是伊斯蘭教的信徒。明代統一中國，影響於中國民族的融和與歷史的演進者，至為鉅大，則伊斯蘭教徒的助成的功能，也可顯而知了。

而明代統一中國後，接着就發展海外的宣慰工作，從事這種工作的主要人物，就是伊斯蘭教徒中的鄭和，也就是世所傳稱的三保太監。鄭和是雲南昆陽人，又名馬哈只，曾到阿剌伯朝暹羅地，和為太監，始改鄭姓。他自明成祖大業三年至宣德七年，曾七次到南洋羣島，以及非洲的一部分，去宣慰各該地方的民衆和首領。明史卷三百四，鄭和傳。

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傅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寶金幣，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

六十二。……如趙雲龍，李德七等。所居古域，瓜哇，真里，舊港，暹羅，吉里，滿刺加，暹羅，暹門等處，即今，新嘉坡，大葛蘭，小葛蘭，四拜禮里，暹里，加真勒，阿波把丹，刺里里，甘把里，錫蘭山，喇佛利，彭亨，拿蘭丹，勿魯新，比刺，溜山，孫刺，木督都東，麻林，刺檳，刺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刺，天方，惹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

這可知鄭和等所宣教的範圍的廣了。當時同鄭和一同出洋的，自然也不少同是伊斯蘭教徒，像費信等數等，就是其例。鄭和在南洋等地的宣教，所以能够成功，自然原因很多，總一半也因為他是伊斯蘭教徒的英傑。而南洋自宋元以來，所有的酋長或政體多是伊斯蘭教徒，南洋土著信伊斯蘭教的，為數很多，鄭和以同教的關係，自然很容易接洽。中國人在南洋本早有悠久的關係，自鄭和宣教後，一般的華僑更受莫大的感發，得到了普遍的進展。現代南洋的華僑，所以能這樣發展，大概與鄭和的出洋宣教，不無相當的歷史感發關係。就是伊斯蘭教在南洋土著方面，也至今還有相當的勢力。中國伊斯蘭教徒的海外發展，我們是不能不注意的。總之，中國伊斯蘭教徒，能為整個的中華民族，盡其天職，在明代是要求得很明白，而且有很大很大的影響的。

#### 四

不過，伊斯蘭教徒，為中華民族盡其最大職責的表現，到底仍以清末以至於現在的趨勢為最明顯。滿清政府，對於中國的邊疆人民，雖取分化的政策，但邊疆人民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融和與信念，却不因之而稍減，而各地伊斯蘭教徒，尤多為整個的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而對外奮鬥的，尤其在晚清的對外抵抗，和對內從事革命方面，更可看出他們的趨勢。現在我舉左寶貴和王汝川二人的表現，來做代表，加以說明。

左寶貴是山東費縣的伊斯蘭教徒，他從刺平捻匪的戰役起，積功升為總兵。光緒甲午年，中國以朝鮮問題對俄宣戰。左氏至朝鮮督師。時倭軍數萬，環攻平壤，左氏指揮所部，迎頭痛擊，頗獲勝利。旋俄軍大隊猝至，左氏所部不支，被圍砲臺發砲。夜以繼日，血戰

四日，忽中斷彈，鎗聲血聲，而卒以陣亡。這是甲午戰爭第一團勇的大將，也就是為整個的中華民族盡其天職的表現。這精神，感發於全國民族思想的，確實不小。

而王汝川，則為北通州伊斯蘭教徒。他雖是一個關中人，但為當地的思想。自庚子拳變，八國聯軍攻陷北平，北通州首為倭軍所據，王氏憤慨極，欲奮身救國，招致外侮，非積極革命不能救國。遂往來平津各地，聯絡革命同志，旋加入同盟會，盡力宣揚，從事革命工作，武漢起義後，王氏復召集河朔同志，發動義舉，使一舉而佔據北平。不幸事機洩漏，為清吏所捕殺。王氏的計劃，雖然沒有完成，但是一般伊斯蘭教徒贊助國民革命，已風起雲湧了。這也是為整個的中華民族盡其天職的表現。

左寶貴和王汝川本身的成就，雖然不算得怎樣宏偉，但他們為整個的中華民族盡其天職的意義，却是非常偉大。這種精神，對於一般國人，尤其對於中國的伊斯蘭教徒，有其無限的感發力量。

#### 五

由上面所述的事實，我們益可看出中國伊斯蘭教徒和中華民族，是有密切關係的，他們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我們歸納那些事實，可以得到三點認識。

第一，伊斯蘭教徒在整個中華民族裏面是奮進而奮鬥的。我國主持國家大政的人，素來都很明瞭中國伊斯蘭教徒與國家關係的重大，及其融和的悠久，而常在發揮他們的力量，故於國家的統一，國威的宣揚，對外的抗戰，都有偉大成就。

第二，中國伊斯蘭教徒如果將他們的宏力，盡量的貢獻出來，與中國一般的人共同盡其天職於整個的中華民族，則其前途的發展，更是無可限量。

第三，中國伊斯蘭教徒與整個的中國，融和則成功，隔閡則孤寡，今後的使命和責任，是艱鉅而偉大的。這一層想來也是中國伊斯蘭教徒所最會心而欲努力赴之的。

# 坐井觀天錄

英士

## 五 正反合

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日，我為星期評論第三十期寫了一篇對面論文，根據當時歐洲的軍事及外交局勢，斷定德國即將攻蘇。我對這個預言，具有非常信心。我希望在此文發表以後數日，德蘇兩國才會真正開戰，使我得以預言而中的驕矜之色，而對着那批輕信「塔斯社奉命誦誦」的新華日報之忠實讀者。我不敢說那批自命「前進」的「頭腦清晰」之士，因此而即改走「路線」。我只願以黑墨落在白紙上的真憑實據，指給一般尚非無救的左傾青年們看：請到墳場空頭支那，我的手段確實沒有共產黨諸大作家那樣高妙，但若比較雙方對於「歐情勢的觀察與認識而言，那末，歐區區非敢自誇，判斷確比他們正確！

我的預言是中的，不幸中得太早。星期評論的篇幅，不過等於一版大報，但自發稿至出版，至少須費五日，有時拖到半月。第三十期實於六月二十七日裝訂齊全，其時蘇德波蘭戰事已全部爆發。希特勒這小子真可惡，他太性急，不但斷送了當時所謂「和平聯盟」中的一場好夢，而且也毀滅了我對「塔斯社奉命」所預言的文字地帶。這就一點上說，我和我的對方可說同病相憐，同病受到希特勒的打擊。這就叫做「正反合」。

正反既可相合，於是我更大胆看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一時之風氣，願向×公××多進忠言。忠言雖則逆耳，但是正反兩面，經過了相當時期的爭辯，沉默，以及外在條件之演變，不仍可以相合？

證據就在下節：

民國三十年七月四日所出版的星期評論第三十一期第七頁補「白黨共產黨」最末一段，有兩句說：「怎樣來使情勢逼他非去援助蘇聯不可的國家，自上至下，一律放棄他們那種根深蒂固的反共觀念，當

然要看各國共產黨黨員，經過了這樣嚴重的打擊，是否仍把本國的利益僅僅視為執行蘇聯政策的工具！為救蘇聯的危急，各國共產黨黨員必須改變作風，更加忠於他們的「本國」。這是我在將近兩年以前所說的老話。我非不知共產黨黨員在未獲得第三國際的許可以前，斷然不願，而且不敢，還將作風改變，故在兩期第二頁每週小評的最末一段，又向×公××進直進言：「蘇聯外交一切成功，事實證明是該各國共產黨黨員的功績與狂妄行動所毀滅。今後的轉機，雖然是在蘇聯對這能否壯士斷腕」。兩期所載封頂論文之最後一段，還有一句更為顯豁的直言：「除了打倒蘇聯者外，我看不出蘇聯與並各國有何共同理想或利害關係，除非他願犧牲各民主國所最厭惡的第三國際」。『犧牲各民主國所最厭惡的第三國際』！這在將近兩年以前，說得未免太過唐突。姑不論×公和我，素無一面之緣，他還沒有見到我今備存的一張照片！就是貼在居民身份證上的一張照片，縱使我在當時已是他的親信人物，說這句話也真太不愛善觀風氣色。然而事

### 編者的話

- (一) 半個月一期，編的人和讀的人，都有時間太長之感，在特別動盪得如此利害的今天，我們神經上的緊張，不是局外人所能揣想的。
- (二) 聯合文化編輯社最近每天必定收到一兩封長期訂稿的信，該社同人，以此為精神營養品之一。
- (三) 本刊收到的作家來信，有一半是約定在暑假寫稿的，如楊振聲，馮友蘭，朱光潛，梁實秋諸先生大抵暑假內，都有好作品來。另一半是應酬，到作不合時宜的，我們願聲明本刊歡迎不合時宜的文章。
- (四) 本期因計算欠稿，蔣慶林先生「王夫子」一文，臨時擠出，下期刊登，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我已離在我所仰望的井欄上面，阻礙了我的觀天視線。第三國際確已解散！

我不勝慶我的死見，我只敢說那是正巧巧合。

「機會主義」難該阻礙，但還是不阻止「機會主義者」去當「使傑」。×××究不失為當代使傑，他決不做其他馬列主義者之困執成見，所以我從今天開始，願意尊之為「公」，不復呼以「同志」。

### 六 又來一個預言

前面一段斷寫完畢，有位朋友來來，於後發後續續之論，突然向我挑戰：正反面可巧合，預言亦可偶驗，爲了證明你有正確的判斷能勿起見，何不再來一個預言？

我不甘心示弱，指著五月二十四日新華日報第三版第一欄最後四行至第二欄第七行，而對他說，諸君：

「共產黨人在馬列主義的創造者的學說的指導下。從來不主張保存已經變成陳腐了的組織形式的；他們總是使勞工運動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服從整個勞工的基本利益，服從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及從這些條件直接產生出來的各項問題。他們記得偉大的馬克思的榜樣。他會將進步的工人團結到國際工人聯合會的隊伍裏來。在第一國際完成了他的歷史任務，奠定了歐美各國工人政黨發展的基礎以後，馬克思便於創造民族的工人的黨性的政黨。的日益需要，乃實行解散第一國際，因爲這種組織形式已不再符合這個需要了。」

在這一段文字裏面，請注意到三用「組織形式」。自從馬克思起，以至今方「共朝」下「不是「下野」」的共產黨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止，所「不主張保存」的是「已經變成陳腐了的組織形式」，並非不要能適應環境和新的需要的組織形式，更非不要「組織精神」。新的或舊的。他們特別提到「馬克思的榜樣」，實在富有深意。大家知道，馬克思於解散第一國際之後，不多幾個月就有第二國際，其後又有第三國際，依此榜樣，則在第三國際之後，至少還有第四國際！

重慶市圖書雜誌社出版重慶新華日報第六七一號

飽嘗了最近兩年的痛苦經驗，認清了各國共產黨人對於蘇聯，真是一種「支出」，不是「收入」。我們那位賢明的×××，業已確信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兩大原則，開始掃掃自己門前之塵，命令他的左派黨羽解散「垃圾國際」，以便他得以獨立自主的靈舞，大步踏進英美的民主路線，好在戰後軍行建設。我不能用任何適當的語言，來表達我怎樣佩服×××的明智與勇敢，因爲他這一種舉動，實已引起各國共產黨內許多狂妄份子的強烈反感，早在心理上把他開除黨籍，列入「黑色名單」！如果「第四國際」今日成立，你放心，×××決不在內；×××駐美大使×××尤爲衆矢之的。

×××是偉大的，不錯，但是「俄羅斯」三字，如果你用斯拉夫語呼喚出來，尤爲洪亮，尤爲悅耳。我預料在不久的未來，那一大羣人稱難於歐亞之間的新拉夫夫人，仍將樂於稱爲「俄羅斯人」，而不一定堅持着要求對方稱呼他爲極其暴戾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人」。

「可怖的伊凡」之子孫，業已證明其爲富有儲存能力的巨人，看像將要週轉不靈，他就割去他的「尾巴」，以便突然翻身。這是一陣忍痛流血的舉動，誰也不該再懷疑他裝腔作勢。如前所說，「垃圾國際」即使復活，也決沒有他的一份。

這是我的一預言，大家不妨等幾年看。

**當代論壇** 第三期

全冊定價五元

主編者 劉光炎  
 編輯者 吳方仁 趙鍾龍  
 發行所 聯合文化編輯社  
 重慶保安路一七〇

重慶書店經售